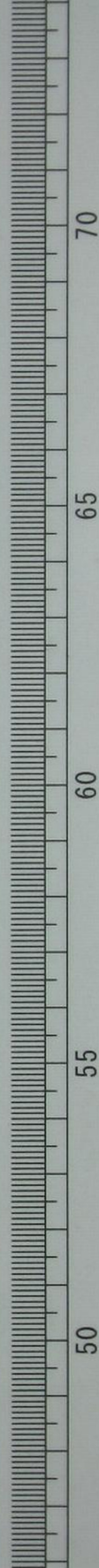


龍川文鈔

上

イ 13
1065
1



113
1065
13

113
1055
1

癸亥初夏 鼎鏤

弘菴藤森先生閱

陳龍川文鈔

平安書肆

文榮堂
擁萬堂
合梓
瑞書堂

陳龍川文鈔序

陳龍川文鈔序

正五年二月
龍房仙文郎氏

夫制虜禦患之道有不得不然之勢又有不得不然之務苟能因其勢盡其務則戎虜雖強國力雖微無有不可為者故自古豪傑之士必為明不得不然之勢窮不得不然之務宋陳同甫者豪傑之士也讀其上孝宗書及中興論諸篇於制虜禦患之道能燭乎事機之會審乎應變之要周詳

陳龍川文鈔序

洞悉如大禹之於水土如右稷之於樹藝
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於其游又有餘地故
立大體定大略陳形勢論攻守正正堂堂
風雲變幻不可端倪所謂推倒一世之智
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者其言雖大非誇也
其他論史諸文亦借古慨今蓋屢致意焉
設使當時用同甫聽其言從其施設則其
成切必有可觀矣而卒不用不徒不用之

又惑忌者之構誣使之困乎囹圄老乎布
衣不得一展以死惜乎吁縱我虜之憑陵
安蕞爾之偏隅忘讐忍恥坐失大勢宋之
不遂亡者幸也尚何言哉唯豪傑如同甫
而不得一展是千歲志士之所以扼腕而
憤歎也然用不用在彼可用不可用在我
士當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同甫能盡其在
我者雖窮死何傷哉抑吾聞之學奕者欲

阿音川文集
序
悉其妙則必護國手之棋勢求其攻守殺
奪掠應防拒之法而熟之同甫之是書猶
國手之棋勢後之學者無志於豪傑之所
爲則已苟有志於豪傑之所爲則不可不
讀而熟之是以刻而廣其傳與天下有志
之士共之且志曰奕者之思盡於一局者
者也而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况學者將取
於古以措於今取於彼以施於此豈可無

勢之異而務之殊哉裁而通之化而合其
宜則存乎其人

嘉永三年龍集庚戌春

江戸 藤森大雅淳風撰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
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
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
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
下欣然幸得蘓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
不報亮圍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
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
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用种放
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

李氏藏書名臣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
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
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
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
下欣然幸得蘓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
不報亮圍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
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
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用种放
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

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
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
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有
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淡淡嘗為考試官
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淡淡聞而嘆之即繳狀以聞事
下大理管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為亮及奏入取旨帝
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
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
繇亮聞於官乃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
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

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
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
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
為正睥面盍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
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
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
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
往復論王伯之辯葉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
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
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

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中，以為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策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

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在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時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典故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麤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麤豪耳，有麤有豪，而後真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龍川文鈔卷之一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時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元其思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

存我天地之正氣鬱過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羗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

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所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為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

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况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

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

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

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允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

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冰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革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

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禍，而英雄所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情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樂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伸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甲征不庭，張皇六

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弱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

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紗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

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網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澶淵之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

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故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

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從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

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闕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裕紹聖一及一覆而卒為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

一隅勵志復讐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又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苒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

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龍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

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
干戈之際上下宴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
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
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
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
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元
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
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
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

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
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
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
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
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
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
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
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
百年之間降為茱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
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

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令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議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

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沉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廬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

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馳驅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遇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

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悵是

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其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歎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綱紀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

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跡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讐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眈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_三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讐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

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不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兩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兩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臣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

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讐。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於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

恢復則曰精閒謀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
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為
明臣以奮勵驅馳為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
論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
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
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
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
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辨天下之大計此
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
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

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
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
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願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
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
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
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
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
志復讐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
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
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

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
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
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
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
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平安無事之時、
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
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
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候時、
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又以

為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又以為動衆、舉足造事、皆足
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
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
所向矣、張浚始終在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
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
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
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
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讐、而置中
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辨天
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

阿育王金 卷之一
當登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畧，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浙江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

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况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啓陛下以吐向復讐之意，乃欲曰：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速也。群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匣之智，猶足

以辨此醜虜六十以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惠於後人乎臣以為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莽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肖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群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笑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的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

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情不復知讐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

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水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

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及。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畧。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畧。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

皇恐而退，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為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為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名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群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大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畧，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

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藉，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擢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為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却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

何帝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群論。以報陛下投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而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



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生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

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仰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

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隣，蓋自毘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

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至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畧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

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斬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頻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

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遣留報謝三使。

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太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

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常。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

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極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元末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鄴之計。以

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廢矣於此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跡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濶而廢莠言以軟美而入竒論指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

以雄心英畧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為翻然之喜隱忍事讎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底其喜怒哀樂難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闕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

至治之極矣。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畧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讐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

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困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

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自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

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與四海才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龍川文鈔卷之一

伊豫丹波

石原樹德卿
藤田龜千歲
全校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643